

马航失联者的“另一半”

——24小时不眠的“配偶群”

MH370失联最初的喧嚣过去之后，失去爱人消息的他们发现，难熬的时刻才刚开始。

杨荣和李静(化名)都从婆家搬走了，回了娘家。曾经的一家人，渐变、分离。

因为等待MH370航班上的丈夫，这两个女人成了朋友。她们都关闭了外面的世界，每天把更多时间花在看手机上。和微信“配偶群”里另外46个失去爱人的家属继续祈祷、等待。



河北定州，李静抱着两岁的儿子站在娘家院内。她的丈夫赵朋是马航MH370失联者之一。

离开婆家回娘家

杨荣搬进了10公里外的娘家。住了6年的婚房，不再碰触。她不再早起了。以前，都是做好早饭后才叫醒丈夫，夫妻俩开着“五征牌”三轮车挨村收粮食，再送到粮站。收成好时，一天最多能挣500块钱。

“她的力气好像被抽走了。”母亲发现，杨荣总是躺着，家务不做了，集市也不去了，每天就是看手机。看手机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时间。经常是夜里两三点，枕头边还亮着光。

这部白色的国产手机，连接着娘家以外的世界，杨荣花18块钱买了100多兆的流量，供她寻找MH370的最新消息。

李静也回了娘家，和婆家关系紧张，是她搬走的原因。

李静的丈夫赵朋是家里的长子。与公婆同住时，赵朋就像一条纽带，飞机失联后，“纽带”消失了。

开始至少还是一条心。去年5月，马航方面为家属提供了一笔5万美元的预付赔偿款。李静和赵家一致认为：这笔钱不能拿。

赔偿在他们看来是敏感词。都赔偿了，就证明没希望了。“收了钱，停止搜救怎么办？”

后来，在一笔来自保险公司的5万元慰问款上，双方出现了分歧。赵朋的父亲赵胜军发现，儿媳把领钱需要的身份证、结婚证都拿走了，猜测她想独占。

李静却说，她想先把钱领回来，再分给公婆。这笔钱，因为家庭内部意见不一致，至今没能领到手。

纷争还与两岁的浩浩有关。

“她回来取衣服，从不带孩子。”赵胜军说，最近一次见孙子，还是浩浩姥姥抱着孩子赶集，他站老远看了一眼。“我怕他们把孩子抱走。”李静担心公婆会拿孩子作为要钱的筹码。

“不带孩子回来，你也别进门。”赵胜军夫妇把家门换了锁。

李静一赌气，再也不回去，“和公婆成了陌路人”。

“要是飞机不出事，我儿子还在，也不会到这个地步。”静下心来，赵胜军琢磨。

“日子总得向前奔”

王丽雅有两个微信号，一个用来转发马航的各种消息，另一个用来和幼儿园的老师联系。

她在两个圈子中变换着角色。新闻里的“没进展”和无休止的等待，让她经常把自己闷在家，大哭一场。

“我问自己，我能死吗？”

“不能！那就痛痛快快地活着！”王丽雅自问自答。

儿子从幼儿园回来时，她会赶紧收起悲伤，切换成好妈妈模式，在地图上指给孩子美国的方向。事实上，她关注的是马来西亚。

“去年飞机出了不少事。”

“对，QZ8501和MH17。”杨荣立马能说出航班号。

每次空难发生后，“配偶群”里会被一条条祈福留言占据，“为遇难者哀悼，也盼着我们的爱人平安回来”。

群里人都在拿两架失事飞机和MH370对比，可两架飞机都找到了残骸和乘客尸体，MH370仍不知所踪，活要见人，他们不说下半句。“只要飞机一天找不到，我们就觉得家人还活着。”杨荣说。

李静的微信名叫“静静的守护”，朋友圈里，她只留下了12条信息，其中7条与马航有关，最后一条距今已经快5个月了。不传递这些信息，成了李静告别软弱的方式之一，“我不想大家同情我，可怜我”。

她剪短了快到腰际的长发，打算过完年去外面打工，“孩子大了，日子总得向前奔”。

今年元旦，杨荣带浩浩回了婆家，一进门她就抓起笤帚、抹布，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。

院里，丈夫王永强买的那辆“五征牌”三轮车停在东墙墙角。为了防贼，杨荣把前轮卸了，“永强回来还得骑呢”。(新京)

不眠的“配偶群”

杨荣最常发言的地方，是手机微信里的“配偶群”。

失联者家属还聚在北京丽都饭店时，群就建起来了。杨荣被拉进来时，群里只有20多个人，之后人越来越多，都以“××的妻子”或“××的丈夫”命名。

群里，妻子们居多，丈夫们占少数，48位“另一半”，从来没人退过群。大家身处异地，靠网络抱团取暖。

“梦到老公给我打电话了，说

他挺好，要回来了！好真实，我还跟自己说不是在做梦，可是醒来还是梦。”半夜里，杨荣在群里留言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看见有人回复，“一定会回来的”，后面跟着一串双手合十的图案。

回复是凌晨时分留下的。“白天晚上，不管什么时候发，群里都有人回。”

看着那些半夜还在说话的家属，杨荣知道，大家都睡不着。

张宏杰在群里话不多，看着女人们倾诉“孩子病了”或“老人孤独”时，他偶尔会发些表情，来代替语言。“太太们比先生们难熬。”

他是乘客郑瑞仙的丈夫，放下手机，他常感觉80平方米的家空荡荡的。

最想老婆的时候，是换衣服的时候。

自己的衣服找不到放在哪儿，翻箱倒柜，看见眼前的一切叠

得平平整整，更让他怀念那些井井有条的日子。

他能忍得了，可女儿忍不了。

上大学住校的女儿一周回来一次。一天，找不见母亲收好的东西，女儿放声大哭。张宏杰沉默地站在女儿身后，一直等她哭完。

“你把所有东西都翻出来，按你的方法重新整理一遍不就行了。”他故意说得轻松，女儿总要适应没有母亲的生活。

最难回答“爸爸去哪儿”

李静的儿子还小，才两岁。大眼睛，长得极像赵朋。孩子早已会喊妈妈，也会叫爷爷奶奶，却唯独对爸爸没有概念。

浩浩原本会叫爸爸。赵朋去新加坡打工时，每次和丈夫网络视频，李静都会抱着儿子坐在电脑前，指着屏幕，教孩子喊爸爸。

如今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向儿子解释父亲这个词。她怕有一天儿子长大了会问“爸爸在哪儿？”

一次赶集，李静抱着孩子买衣服。摊儿上，一件T恤上印着当时最火的亲子节目“爸爸去哪儿”，她撇下衣服，抱起孩子就走。

回娘家前，杨荣给女儿换了幼儿园。

“你爸爸在飞机上死了。”小朋友的一句话，让杨荣的女儿涵涵号啕大哭。

现在，涵涵已经慢慢适应了新的幼儿园。

说起爸爸，摆弄玩具熊的涵涵冒出一句，“我爸在飞机上呢”。

杨荣曾告诉女儿，“你爸坐的飞机坏了，飞机修好，你爸就回来了”。

但她还是招架不住涵涵“别人都有爸爸接”的抱怨，还有“飞机啥时候能修好”的提问，只能把接送女儿上下学的任务交给母亲。

有时，杨荣又喜欢听女儿提起爸爸，“你不给我买玩具，我爸

回来给我买”。清亮的“回来”俩字，让她听到了希望。

在王丽雅(化名)看来，“配偶群”里每个人都不得不“强打精神活着”，“很多时候是为了孩子”。

为了防止家长的议论和童言无忌，王丽雅也为5岁的儿子转了幼儿园，脱离了熟人圈。

王丽雅的儿子至今都相信，爸爸是去美国出差，很快就回来了。

中央花园Ⅳ期

应都商企文化园

路通铺升值,抢占原始股

贺湛北路中央花园处全面开工!

中央花园湛北路商铺全城推出

VIP专线 0375 : 2872222 2686666

项目地址: 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中央花园
开发商: 平顶山建宏房地产 | 策划推广: 深圳全美地产